

我们一起欢笑
我们不得不哭
我们相爱
我们最后一次说再见
我们一起追逐
我们从未梦到过梦
那些泥沼中挣扎的生命
绝对不会
活-着-回-去

1997 年

陈城落地美国后和一对夫妇加他们的女儿合租在学校的研究生公寓。夫妻俩都是虔诚的基督徒。老婆杨梅皮肤黝黑但五官非常漂亮。她话很多,整天笑咪咪的,热心助人,一看就是对现状很满足的一个女人。有一天她问起陈城有没有男朋友,如果没有,她可以给陈城介绍一个去教会的男生。杨梅热情得介绍,说这个男生也是你们北大毕业的,今年寒假才来这里念生物博士。她还说,这个男生身材高大,白白净净的,总之是个气质不错,总分挺高的男生。

陈城当时听了就有疑问加疑惑: "杨梅,你说这么好的男生怎么会到现在还单着呢? 你说,他能看上我吗?"

杨梅: "你不试怎么知道他会不会喜欢你? 大家年龄都不小了, 不要指望对方的历史是白纸一张。"

陈城觉得杨梅说得很有道理, 答应一见。杨梅说, 决定周日教会活动后请那个小伙子到家里来吃饭。

星期天下午,A 就来了。陈城一看果真是长得很利索的一个男孩。当天,她穿着在校书店买的减价的胸口印着学校吉祥物的套头衫,底下穿着土土的臀部大腿处很肥的牛仔裤,脸上自然是架着厚厚的眼镜。A 坐在陈城的对面,两人就开始有一搭没一搭的聊天。聊邓小平去逝,聊香港回归。最后聊到了那个台湾大奶林黎云谋杀大陆二奶纪然冰的案子。这个案子本身很诡异。而对这个案子的立场,除了谁杀了谁,怎么说都会很敏感。如果支持大奶,你就是支持变态冷血暴力杀人。如果你支持二奶,你就是支持不择手段破坏他人家庭。既然 A 先提到了这个案子,陈城小心翼翼得评论说整个事情始作俑者是那个老公彭增吉。A 突然激动得说, "彭和二奶可能是真爱呢。" 这样的发言颇有点像在 bbs 上挖坑灌水,突然有个人跑出来封坑。其实在彼此见了第一面,还没开聊时,陈城就看出 A 对她一点意思都没有。他一进门时看到她后透出的失望表情没有逃过她的眼睛。聊到了这一步, 话不投机半句多。陈城借口内急离桌去了厕所。

她一上厕所就上了 20 多分钟。她坐在马桶上,并没有脱裤子,旁边储物架上放有几本教会的小册子。其中一本,封面上两个印刷的毛笔字"神韵", 著者叫近志明。陈城一看这不是那个大名鼎鼎的电视纪录片"海之祭"的撰稿人吗。她就狠狠得翻阅起这本册子。这个册子里的内容大约就

是这些个意思:

"你若信, 你就能看见"

"心中有神灵, 神就眷顾"

"要谨慎, 免去一切的贪心"

"勤劳积蓄的, 必见加增"

初一读, 她还真心有点感动。想到自己像浮萍一样突然漂到异国他乡。孤独, 就是一个人走上回家的楼梯的时候天色黑黑的, 月亮惨白刺眼。孤独, 就是清晨醒来, 窗户外两个人用她完全不熟悉的语言聊天。就连鸟鸣, 都是如此陌生。孤独, 就是傍晚, 顶着红云斜阳, 赤着脚, 搬着重重一筐脏衣服到洗衣房, 听见三个 2 毛 5 硬币下坠的声音, 机器发动旋转, 低下头只看见自己苍白的脚面。孤独, 就是在从学校通往家, 穿过一片树林, 跳跃过无数正在喷洒喷淋的草坪, 然后来到了那个路上, 一个人的街道。有时陈城会停下来, 听一下自己的脚步声, 确定, 真的结结实实就只有她自己。那种孤独感, 沉甸甸的, 有一刻会像一块大大的利石戳在心口, 有时会觉得如此失败, 竟会这样落单, 有时觉得绝望, 不知道这种孤独将以什么样的方式何时结束。因为害怕孤独和黑暗, 无论是廉价的社交或性交, 一个男人或几个, 还是信仰或神, 都可以是她的稻草, 都想抓。

陈城从厕所出来后, 才发现 A 已经走了。杨梅正在厨房做饭。她告诉陈城, A 在恒温箱里的一瓶试剂的培养时间到了, 必须赶回实验室做实验, 所以他就告辞了。所有人都知道这是借口, 不过有借口总好过没借口。陈城禁不住从呼吸里溢出一口如释重负, 对杨梅说, "我出去走走。晚饭时回。"

走到户外, 太阳朗朗得照在身上, 却没有暖意。12 月的橡树, 叶子已经掉光了。而白桦树, 小小的叶子, 轻轻得飘, 慢慢得落, 像女人的头发, 等你意识到它落失很多叶子时, 第二年二月来临, 已经是加州的春天了, 新芽已出, 而很多枯黄的叶子还始终扒在枝干上。槐树, 季风性气候里的落叶树, 在这里, 一年四季树叶茂密。春夏时开着或淡淡的粉花或浓郁的紫霞, 你或许觉得多余, 或许嫌太热闹。而在感情的冬天, 加州的槐树无疑是最抚慰人心的一道春色。

陈城想着看着走着, 就兜了一大圈, 回到了家。

转眼圣诞节就到了。圣诞节是教会最大的盛事, 却是离乡背井的留学生们最纠结的季节。

陈城在之前已经去教会好几次了。第一次是杨梅拉她去的。第一次听到教会的余长老的演讲, 心中相当震撼。余长老的正经职业是一个大医院的麻醉师。当年美国前五名收入最高的职业是 ASORD, 也就是麻醉师, 外科医生, 妇产科医生, 放射科医生和皮肤科医生。麻醉医生名列第一位。余长老自己对这一点也非常自豪。余长老的演讲的主题是关于圣经创世纪, 从解剖学的角度深入浅出得向广大无知的听众解释了为什么人是上帝创造的。

当时陈城印象最深的是余长老科普了心脏的知识。他说, 人的心脏有 4 个腔体(chambers): 左右心房(atrium), 左右心室(ventricle)。静脉血进心房, 动脉血出心室。左心房右心室复责肺

循环,右心房左心室复责体循环。这里面有几个细节非常重要,一个是负责体循环的因为所需压力大,所以腔体的肌肉壁很厚。另外一个是从心房到心室的静脉非常不同于进入心房的静脉。至于血液里面的电解质平衡就更复杂了。说到这里,余长老情绪激动,满怀激情得说,"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这么精妙的东西背后一定有个创造者。这是一定的!这个创造者就是上帝!想想人工心脏,多少几代科学家的心血,和上帝创造的心脏完全无法媲美。"然后他手臂在空中一挥,一个定格。陈城顿时觉得被余长老说服了,再看看周围那么多生物博士生,博士后,医科生都是一副深信不疑的样子,她心里突然充盈了一股暖暖的顿悟的喜悦。

陈城第二次去教会是牌友物理系一对小夫妻拉去的。这两小夫妻都是北大毕业的,在北大比陈城小两级,但他们本科一毕业就出了国,所以在这里比C还高了一年。女孩叫徐红,又干又瘦又矮,还戴着一副眼镜。男孩叫彭宇,也很瘦,但五官干净帅气,基本上就是葛优的身材刘德华的脸。徐红和彭宇都是教会骨干份子。这次去教会,陈城又听了一遍余长老关于心脏的科普讲座。听完,她心中打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后来陈城又去了好几次教会。必须承认她去教会的目的不是很纯洁。首先也是最重要的,她想去那蹭免费午餐,单身一个人又洗又煮最后独自就餐,那是既麻烦又悲催。接着可能是寻找心灵的慰藉和精神的升华。第三,就是希望能在教会找个靠谱的男生。当她第五次听完余长老的心脏讲座,和前几次一字不差,语调都几乎相同,那个深深刻入她脑海的手臂一挥的定格,她已然崩溃了!教会的免费午餐真是生命中不能承受之啖.....

教会里另外两个仪式类项目也是颇让陈城纠结的。一个是祷告,一个是见证。所谓祷告,就是"无论求什么,只要信,就必得着",这是圣经里白底黑字写着的。所谓见证,就是你求的,得着了,向兄弟姐妹证明一下。陈城在这一点上就完全困惑了,既然你求的,都能得着,那就不用一条条证明给大家看了。另外如果两人求的不一样,上帝应允给谁??比如老公求和老婆顺利离婚,老婆求不和老公离婚。有趣的是,教会里的祷告和见证真的是五花八门,直抵想象力能去的任何地方,而且又非常具体。比如:J1访问学者签证换F1学生签证,毕业找到工作,怀孕期不要呕吐,GPA3.8以上等等等等。

有些东西一旦戴上了就摘不下,眼镜就是一例。信仰或许也是。耳洗目染是个有趣的词,是洗脑这个词好听的版本。一个戴眼镜的人的世界是眼镜先洗染过一遍的,对他们的世界观影响最大的可能是眼镜。镜片上的寒光,遮盖了眼睛背后的思考,反射出宇宙万物的点滴和元素。他们看到的不过是眼镜里的影子。

有些东西摘不掉,是因为习惯。

在一次见证会上,陈城遇到了范天纾。那天天纾化了个非常精致的妆容,琢刻见玲珑。卸了妆的天纾也是个美女,大大的眼睛,虽然是单眼皮,但眉目含笑。小巧的鼻子,高高的鼻梁,侧面看简直完美。她比陈城小半岁,讲一口非常漂亮的英文,她告诉陈城她是北大西语系毕业的。陈城想当然认为她是英文专业。她俏皮得一笑,鼻子在那一拧,非常可爱:"你为什么认为我是英语专业的?"陈城说,"因为你英语说得特别好啊。"天纾好像等着这一个答案,非常得意:"那是你没有机会听我讲德语。"原来如此。那天有一个头发油光光的男生上去见证,说他头天星期二晚上祈祷第二天Albertson's的西瓜一个99分钱,星期三去看果然西瓜9毛9一个。陈城听到这里扑哧忍不住笑了出来,心说这个人肯定是教会高级黑啊,你就这么喜欢吃西瓜啊?要知道西瓜99分钱,看每周二超市出的广告不就成了?因为笑声太响,引得主持见证的台湾陈阿姨

向陈城这边看来，她客气又带点不悦得问："陈城，有什么事让你这么喜悦？能不能和兄弟姐妹分享一下？" 陈城一阵慌乱，不知道说什么好，滋鸣了下，吐出："陈太，我今天发现范天纾特别漂亮，心里很高兴。"

陈太后面的接话就非常有意思了，"嗯，天纾今天是非常漂亮。但妆太浓了，漂亮得有点不像她自己了，变化太大。我觉得女人应该保持原味，就是上帝给我们的肉身，干净得面对这个世界。" 陈太说完，陈城是心中千万个草泥马在奔腾，心想天纾听了这话会有什么反应。这时候天纾冷冷得发声了："化妆前后变化不大的不是绝世美女，就是绝世丑女。" 陈城突然觉得和天纾成了朋友，两个人之间有一种秘密的理解。

渐渐得，陈城和天纾走得很近。一个，没什么朋友；一个，太多的追求者。她们经常在一起饮茶，喝咖啡，逛商店，看画展。范天纾经常毫无忌讳得对陈城提起非常不喜欢中国来的男生，说他们形象猥琐，头上全是头皮屑，脸象几天没洗过似的就出门，走路腰都挺不直，佝着背或扛着肩，说话时看人的眼神游移漂忽，歪歪斜斜。陈城很替中国男生打抱不平："天纾，你这是偏见啊。不要一棍子打死一群人。我看化学系的某某，物理系的彭宇，形象都不错啊。长得很精神呢！你是追你的人太多，你嫌烦吧？真是饿死的饿死，撑死的撑死。"

"你说的没错。彭宇他们几个是形象不错啊？" 天纾双眼一亮，可骤然又转暗，她抬起头，眯着眼，看着蔚蓝的天空，长叹一口气，"他们都成家了呀!! 哎？陈城，你说，为什么好男人都这么早结婚了呢？"

年轻美女的心情说变就变。过了一会儿，天纾开开心心得对陈城说，"告诉你一个秘密。" 然后她就唧唧喳喳说，她对邻居，也是她们同系的一个白人男生好像有点好感。据她说，这个男生，高高的鼻梁，大大的眼睛，皮肤稍有点黑，长的特别像西班牙歌星 Enrique Iglesias。天纾很喜欢恩里克·伊格来西亚斯那些年最流行的歌 Si Tu Te Vas (If you leave, 如果你离开)。每次听到恩里克声嘶力竭凄凄惨惨吼出：

Imaginandome el final
Y me da miedo pensar
Que algun día llegara
Si tu te vas

And I imagine the end
And I am afraid of thinking
That this day will come
If you go

她都热泪盈眶。她说，这首歌其实很像李宗盛的"我终于失去了你"。

巧得很，这个美国恩里克也喜欢这首歌。他们一块上课，一块吃午饭，还经常一起去附近的海边。天纾甚至去学会了冲浪。一日天纾问陈城：

"有没有可能一个男孩很喜欢你，但总是不向前再走一步？比如这个男孩很喜欢和你一起逛街，但却从来不拉你的手。"

陈城答："这个我没有经验。如果你说的男孩是那个恩里克，'你'就是你自己，感觉他好像不是很喜欢你。"

"是吗？可是为什么他有一天说，如果他以后会喜欢一个女孩，和她结婚，那个女孩肯定是我？"天纾急切得问。

"你为什么不自己问他呢？"

天纾听了，决定自己去问恩里克。周六早晨，天纾在家烤好小饼干，准备给恩里克送去。到了恩里克家门口，发现门虚掩着，敲了几下没人应声，她就直接推门而进，顺手把小饼干的盒子放在桌上。听见浴室里潺潺水声，她好奇想看，又有点害怕。浴室门也是虚掩的，终于渴望战胜了害羞。门一推，天纾和那个水雾蒙蒙的世界就再无隔离，她看见了浴帘后两个身影，一个高大瘦削，一个矮小壮实，脑袋轰的一下。再定睛一看，一个是男的，另一个也是... 这时候天纾像做了一个梦，然后嗖的又醒了，飞也似的逃将出来。回到自己的家，小心脏还扑通扑通，那种偷看到不该看的，窥探到别人最深的隐私的惶恐。深吸了好几口气，想到还有很多小饼干还在烤箱里，天纾给陈城拨了电话。

陈城一进屋就闻到了饼干香味。天纾的客厅和她人一样精巧。橄榄绿的沙发上靠着橘黄红黑色非洲土著主题的枕头，原木色桌上的空啤酒瓶里插着几束紫槐花，象牙色的窗帘滤过一些光，又让另一些光进来。天纾等陈城来了后，心里反倒平静了，就当一件新鲜事告诉陈城。陈城听了后，"真的？" 然后两人哈哈大笑，其实本来也不是啥新鲜事，加州本就是著名的彩虹州。然后，两人觉得自己很小农，又相视大笑。然后又想起天纾居然会喜欢这样个人，两人又咯吱咯吱得笑。

陈城感觉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摘下眼镜，揉了一下眼。这时，天纾一把夺过陈城的眼镜，又顺手在她的脸上摸了一吧。

陈城着急了，"喂，你干什么啊？"

"你别动。抬起头。我只想看看你不戴眼镜是啥样子。"

突然，那两块方方的镜子，再不隔在陈城和世界之间。其他的感官变得异常敏感起来。她闻到了两种饼干的味道：榛子和香草。也闻到了紫槐花甜腻的香气，不同于家乡纯白槐花淡淡的幽香。天纾那张沙发和靠枕，所有的颜色都调在了一起，模糊又清晰，仿佛是凡高的那张"群山中的橄榄树"。

然后陈城再清晰不过得听见了天纾的声音：

"你不要再戴眼镜了..."

